

戴花冠的姑娘

834.7

Kx76

蘇聯抗戰短篇報告集 2

戴花冠的姑娘

I. 愛侖堡等著

元

祐等譯

遠方書店印行

1942.7

編號

蘇聯抗戰短篇報告集 2

戴花冠的姑娘

—— 每冊實價五元 ——

著者
譯者
印行者

I. 愛倫堡等著
元祐等譯
遼方書店

桂林西路中府後街20號

特約批發處

文化供應社
科學書店
三戶圖書社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七月十五日出版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目次

在兵籍登記處.....	奧爾加·齊夫(三)
救護列車.....	Y·格爾門(一八)
第四號廂屋.....	伊林尼·伏爾克(二二)
少年戰士.....	A·別賽米斯基(二七)
村中之夜.....	N·高沉(三二)
撞擊.....	Y·瑪迦林柯(三六)
戴花冠的姑娘.....	Y·雅諾夫斯基(四一)
手脚乾淨.....	加林連寫(四八)
「祖父」隊.....	沙杜夫斯基(五一)

一個小學教師

林中的軍隊

『不知道，我所知道的，可是我不說！』

德俘訪問記

從德國歸來

S·S團

空中英雄加斯吉洛

過關

K·費恩（五七）

Z·B·拉賓
哈茨列文合作（六六）

達格都洛夫（七四）

K·菲定（七七）

V·珂羅脫可夫（九〇）

I·愛倫堡（一〇二）

法朗士等（一〇九）

目次

在兵籍登記處

Old Ziv

事情開始發生於星期日，六月二十二日，貼近中午十二點鐘的時候。一向平靜的區軍事委員會的屋內充滿了奮激的人們的高大、嘈雜的聲音。悠長，躁急的行列排列在「問訊處」的窗口。

「我的無線電收音機大概出了毛病了。我曾聽到莫洛托夫的關於納粹突然開始的暴虐不法的攻擊的演說，可是我好像被忽略掉了動員的命令。我現在是爲了命令而來的……」

每個人走近窗口都開始用上述的語句或是類似的表白解釋着：他們爲什麼要到兵籍登記處來的緣故。

「你有沒有接到通知書呢？」值日士官詢問道，「沒有？那末回家等候着吧。」

「我們會通知你和召喚你的」。

「可是爲什麼我該回家去呢？」這是對值日士官的千遍一律的質問。「我很健康，並且在軍役的年齡，你該立刻把我送到前方去，用不着逗留等待什麼通知書……」

「喂，公民，我已經對你解釋過了……你會收到通知書的……對不起，換一個人吧。你有什麼事呀？」

巧極了，第二個人，第三個人，第十個人，第一百個人，反來覆去說着的都是這同一的事情。他們之中沒有一個人願意回家去，並且都一個傍着一個的坐了下來，等待着。

「那有什麼可等待呢？」他們全都奮激地質問。「我們的國家已經被無恥地攻擊了，我們該臂交着臂地坐着麼？……」

更頑強的人們便不顧一切的打開路來奔進軍事委員會的辦公室……

「允許我報告：你們的值日士官告訴我們……等待着……可是在這時候

我們怎麼能夠等待呢？……………」

在莫斯科「共產國際」區軍事委員會裏第一個喉嚨變啞的人便是這位值日士官。下午三時不到，他就不再能夠用一種發音分明的態度反覆說話了，祇能帶着凸出的眼睛，用一種嘶啞的聲調反覆地作着絲絲聲：

「公民們，請大發慈悲，有理性一點，回家去吧！」

可是公民們却頑強地拒絕，不肯有理性。三十分鐘以後，軍委會委員長，阿歷克西葉甫上校，也失掉聲音，祇能夠用一種啼叫似的尖聲低語了。後來他的助手的喉嚨也變了啞聲。

在這件事情發生以後，軍事委員會的大門上便貼起了一張巨大的佈告：

「祇准攜有通知書者入內。」

可是這張佈告却毫無幫助。年輕一代的青年，沉着鎮靜的家庭的父親，白頭髮的老人，甚至各種年齡的女人們都嘩嘩地擁擠在軍委會的門口。

每一個人的事務和每一個人的要求都像雪片似地紛飛在這句話句上：

「我要求立刻派送到戰線上去。」

在那些人中間有攜帶着通知書而來的人們，有些人還帶了他們的妻子一同到來。這些女人誰都不流眼淚，她們不挽住她們丈夫的頸項，她們不私地拭擦她們的眼睛。眼看着她們的親蜜的愛人離去，她們祇是反覆地復述着她們將繼承那些離去的人的神聖的誓約，她們替代了他們在後方、在機器和車床中、在研究院和企業上、在曳引機的輪子和刈禾機上的位置。

「痛打他們！把納粹全部擊滅！」她們對她們的男人高呼着說。「別擔憂，我們這兒留在後方工作的人們不會讓你們挫折銳氣的……」

各種不同的語句用了各種不同的態度給表達了出來，但是她們對於戰事的總原則則一：——「是的，戰爭不是兒戲，離別是難堪和悲痛的，可是我們一定要戰到完全勝利，戰到這個可厭的，憎惡的敵人全然的摧毀才止。」

一個女人遞給了她的丈夫一張信紙，紙上面密佈着一個年輕的孩子的大而不整

筆跡。

「你告訴過她了麼？」

「你忘了，她在幼稚園裏，她們在那裏面是一切事情都知道的。她問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我的爸爸在打仗麼？』這兒是她送給你的一封信。」

這位航空員親愛地展開這封他的六歲大的女兒寫給他的信——「最親愛的爸爸，」他誦讀着，「注意他們不能綑死你的，並且，要是你受了傷的話，可千萬別哭。重重地把這批納粹痛打一下，我願意留在這兒幼稚園裏。如果我有時間能迅速地長大起來，我也要出來打他們……」

「戰士呢，噯！」一個立在他們旁邊的男人露齒地笑着說。「我的孩子也寫信給我：『請你，爸爸，請你把我一塊兒帶到前線去，你在我的年齡時你已經在跟白衛軍打仗了呵……』」

門猛烈地被衝開了，突進一個姑娘，她的臉上滿露着憤慨，大步越過大廳。她把門砰然作聲地打開，奔進了軍委會委員長的房間……

「……我問你，這是不是一個可恥的侮辱呢，我的兄弟已經被錄用了，可是

他的射擊遠不及我。我們是孿生子，並且今年我們一塊兒從研究院畢業的業。況且我是一個機關槍手，一個獵鵝的能手，一個運動選手……你意見是不是想告訴我：因為我是一個女人，我就沒有權利保衛我的祖國嗎？」

上校正企圖勉力鎮定這位奮激的少女。企圖用理論說服她的時候，忽然又有幾個女人飛奔進了他的辦公室。在這羣女人前面走着的是一個年長的，骨格強健的，具有着孩子們的保姆的和善的面孔的女人。由於奮激，她不知不覺地用她的本村的土白說起話來了：

「呃，上校，你完全沒有注意我生於一八八二年這件事實。四十年來，我的好朋友！我一直在蘇耶作織工的。現在他們告訴我『你是少許太老一點了，媽媽！』你意思是不是說不能當醫院裏的看護呢？你是不是以為我不如年青人呢？」

終究阿歷克西葉甫上校得到一個間隙插言說話了：

「現在別再光火吧，媽媽，自然你不會遲過年青人的。我們把你登記在簿子上（他私下向他的助手丟着眼色），請登記女公民……」

「奧濟琳娜」，這位老太太用一種撫慰的聲調提醒着說。

接在她的後面，一個年青的，具有着一個漂亮而勇敢的面孔的女人，走近到上校的寫字台的跟前：

「克雷什諾夫斯嘉亞」她介紹她自己說。「軍醫的助手。我堅決要求把我立刻派遣到戰線上去。」

「可是爲什麼祇堅決要求上戰線呢？」上校用一種疑惑的聲調問着說，「我們許多戰線上都有醫院中的男看護兵在服役着，有具有着強健的體格的人們。你絕對不會知道，有時候受傷者不得不完全從火線上搬運出來呢？……」

「得了，這算得什麼呢？你以爲我不能夠對付麼？」克雷什諾夫斯嘉亞堅決地說「在這兒，如果你願意的話，我可以把你高高的懸空舉起來的……」

帶着一個和藹的尊敬的瞥視，這位高大的體格沉重的上校，對這個結實的強壯的姑娘的體態投擲了一眼……

「把她登記在簿子上吧。」他簡明地對他的助手說，助手替她填好一張

一個接着一個，那些已經接到動員令的人們開始在軍委會的大廳上出現了。

們全都如期行事分秒不差的到來了，他們的步態活潑，雖然他們穿着便服，他們整個的外表是軍事化了的，好像動員令已經返回給了他們以前的軍事的行態，謹嚴和有組織的風紀。他們的報告全都很簡潔，沒有找出關於健康方面的任何疾病。

一個年青人帶着他的動員令來到了軍事委員會。他的父親陪伴着他——一個強健的有着一張掃帚似的鬍鬚的老人。

「我在內戰時期曾在游擊隊服務過，」後者陳述着說。「現在我難道不能被承認作爲一個志願兵麼，連這都不可能麼？」

一個面貌美麗的，謙遜的年青女人手裏帶着一張動員令出現了。她是一個已經被動員了的後備護士。跟着她一塊兒來的是她的丈夫，一位法律學教授。他戴着一副深光眼鏡，在一種奮激的狀態中，揮舞着他手裏的某些文件。

「瞧呀，在和平時候，你爲了我的目力不好曾免除了我的軍役。可是現在，我的妻子都要去了，我怎麼樣呢？！」

值日士官查閱他的文件。

「是的，可是你瞧，這不僅僅是你的目力。這上面說你已經在內戰中受過四次傷了……」

「可是今天誰來計算老傷呢？」這位法律家不耐煩地反駁說，企圖磨開這值日官的論證。

半夜以後，無間斷的人流，逐漸減少，終於不見了。軍委會的職員們直了直他們的背，立起身來，加速一下他們血液的流轉。上校從他的辦公室中走出來。

「好了，這報告是什麼呀？」他問着值日士官。

「每個人都來了，推薦他自己——百分之百都是這樣，這兒是一部份志願兵所提出的附着申請書的檔案……」

上校發出了一聲疲乏的嘆息。他已經許多夜沒有睡覺了。可是考慮每份申請書是不可避免的事項，爲了這些申請書的每一份中都包含着蘇維埃人民的最最純潔的愛國熱情。

軍事委員長迅速地細閱着這些紙張，每張紙都是用各種不同的筆跡寫就的。動員法令以外的年齡的人民，二級和三級的後備兵，未到兵役年齡的少年，由於人們的健康狀態而免除掉兵役的人們，……他們全都固執地要求超過時間表提前召集，同時派遣到戰線上去。每張申請書都談到對於敵人的無限的憎惡，談到歷史上從無前例的不信不義的納粹對蘇維埃人民攻擊所引起的憎嫌和憤怒的情緒，每一行中都談到對於祖國的熱烈的忠誠，談到參加戰爭的願望——除了從軍沒有任何別的——參加到偉大的愛國的戰爭中間，手執着來復槍保衛他們的人民和他們的土地。

「滴盡最後一滴血……」「我願貢獻出我的一切力量和才能……」「毫不吝惜我的生命……」「直到完全戰勝納粹的黑暗勢力……」「上校誦讀着，他的疲勞似乎消失不見了，在集中情緒灌注在這些申請書的簡短的行與字中間的火焰前不見了。

他把這些申請書中的某些份申請書放在右面。這些都是幸運的人所寫就的——

那些人不是明天就會被召集，就是那些人的申請書需要一個特別的答覆。其餘的一切則會接到一封「等候動員令」的標準的回答。

上校重又匆匆披閱着放置一邊的這一小堆紙張。一個人怎能對像這樣的一個人的申請書保持沉默呵！這人，縱然他現在在二級後備兵裏，當他——雖有着一個和平的書店管理員的職業——寫着：

「我的母親是被大地主納許的惡黨所殺死的，同時我的父親，遭受到這同一的惡漢的非人的刑詢，喪失掉了健全的神志。我是被蘇維埃人民所教養和帶領大的。我願意戰鬥到我最後一滴血，請你把我立刻送到戰線上去……」

難道任何人都能夠被上校所委託跟以前的一個紅軍游擊隊的隊員，他寫了如下的申請書給軍事委員會，談話麼？

「我現在五十歲，健康，強而有力，並且有豐富的戰爭經驗。我曾經參加過反抗德國駐屯軍的戰爭。請把我當作一個志願兵編入紅軍部隊派遣我到戰線上去吧。並請把這件事情放在心上：我在內戰時期曾在烏克蘭前線，我異常了解那兒的地形

在這份申請書下面橫躺着另一份申請書，也是從一個上了年紀的老人那兒收到的，這一個老人已經六十歲了，所以他不能夠自誇身體強壯。他的申請書的最末一行暴露了他的單純的策略：

「請別拒絕我的申請，仁慈地不用檢查身體把我編入兵籍吧。」

一個和藹的微笑照耀着上校的面孔，當他在申請書寫着，「通知他明天來看我」的時候。在他心裏他思索着一切可能的證明和理由，這些證明和理由這個年老的愛國者毫無疑問地明天會提出來的。

其次的一份申請書是從一個四十二歲的一所工程建築學院數學系的老大學講師寫來的；他保有着一個物理數學的學位。這個志願兵寫道：他已經在應用數學的園地裏工作了很長的時候了，所以他請求能立刻被送到在戰鬥中的部隊裏去，爲了他能夠在任何軍事技術的範圍中應用他的智識。

這兒是一份僅僅由一行句子組成的申請書：